

象宝石
少年长篇小说

存文学 著

黑蟒桥



晨光出版社

红宝石
少年长篇小说

存文学 著

黑蟒 桥



北京教育学院图书资料中心



0000138738

晨光出版社

44848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蟒桥/存文学著.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03.5

(绿宝石少年长篇小说)

ISBN 7-5414-2165-0

I 白... II. 存...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0547 号

绿宝石少年长篇小说

LÜBAOSHI

HEIMANG QIAO

黑蟒桥

存文学 著

策 划 刘卫华

责任编辑 赵强华

责任校对 萧 茵

封面设计 胡平利 董至贞

插 图 虫二工作室

出版发行 晨光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E-mail cgecb@public.km.yn.cn

发行部电话 0871-4186745

邮 编 650034

印 刷 厂 云南福保东陆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4.875

字 数 107 000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版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414-2165-0/G·1812

定价 6.00 元

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内容提要

两个山寨里的小男孩和一个城里来的小女孩，带着一条名叫黑闪的猎狗，闯进了荒无人烟、野兽出没的峡谷。他们在峡谷里遭遇到种种危险，碰上了老熊、猛虎、大蟒，使他们锻炼了意志和勇气，初读了峡谷这一部深奥的大书。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林莽深处结识了一位神秘的老人和他守护着的一架飞机，一段难忘的历史被揭开了。

大峡谷神奇而丰富，让我们一道走进去探访吧……



写在前面的话

高尔基说过：儿童文学是诗，但不是诗的代用品。儿童文学不能是成人文学的附录，而是具有主权和法则的一大独立国。

儿童文学是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文学，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儿童文学创作，江泽民主席提出文艺要抓三大件，儿童文学就是其中的一大件。我国有三亿多少年儿童，拥有最大的读者群。云南具有丰厚的多民族的儿童文学资源和孕育儿童文学的肥美土壤。云南本身就是一个童话世界，红土地给予我们丰厚的馈赠，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甘美的儿童文学养料，几乎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从文学创作角度讲，地域特色只有与时代紧密结合，才能成为引人入胜的艺术景观。

作家在发掘、发挥地域优势和资源优势时，应当特别重视注入当代意识，将我们的地域文化放在世界文化基因库大背景下来审视，放在人类生存与发展大趋势中来考查，放在中华民族精神血脉大框架内来筛选，撷取更富养分的原料，开掘更深、更有价值的思想内核。

人类面临越来越严峻的环境问题，物种灭绝，生态失衡，污染严重，水资源枯竭等等。保护物种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改善生存环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已成为儿童文学创作领域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主题。同样描写一片森林或一群羚羊，置于环保背景下来写，显然要比单纯写景更有内在美质。创作花鸟虫鱼的作品，假如作家具备自觉的生态意识，灌注强烈的爱美之心和惜美之情，让少年读者从小懂得热爱自然珍视生命与人类自身休戚相关的意义，显然，就会赋予作品全新的认知价值和审美价值。

进入 21 世纪，“绿色”这两个字成了时髦用语，什么绿色食



品、绿色建材、绿色装修、绿色冰箱等等。云南是座天然的“绿宝石”富矿，有巨大的绿色文学创作资源，“绿宝石少年长篇小说”便是“绿色文学”的发轫之举。

“绿宝石少年长篇小说”现收四部作品：沈石溪先生的《骆驼王子》、张昆华先生的《白浪鸽》、存文学先生的《黑蟒桥》和白山小姐的《猩猩语录》。

沈石溪先生是著名动物小说家，被誉为中国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先生有这样一个观点，他认为动物行为与人类行为之间，有一条互相贯穿的红丝线，揭秘鲜为人知的动物行为，有利于人类在进化路途上走得更踏实。这部《骆驼王子》，对动物父代与子代间的代沟问题，对生命所固有的“情感下倾”，并由此而带来的溺爱与娇惯，从另一个角度进行了分析透视，相信会引起读者有益的思考。

张昆华先生是位诗人和散文家，兼营少年小说。80年代初写过一本《蓝色象鼻湖》，获得全国优秀少儿读物一等奖，为云南儿童文学的崛起吹响号角。《白浪鸽》，书名就极富诗意，通篇闪耀诗的文采，每一个字都被打磨得闪闪发亮，读起来朗朗上口，可以说是一部用诗情铸就的诗体小说。描写一只鸽子的传奇生涯，折射人性的美丽与丑陋，渴望不同生命能相互依存圆融和谐，读后发人深省。

存文学先生的名字表明他的生命与文学牢牢粘合在一起，写过许多颇受欢迎的作品。《黑蟒桥》描写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少男少女，在原始森林里经历的生与死的考验。荒蛮的大林莽象征着生命的蜕变，呼唤被畸形的城市文明熏染得越来越文弱的现代少年，走出家门拥抱大自然，接受严酷的生存法则的洗礼，培养健全的心智、健康的体魄和完美的人格。

白山小姐能歌善舞，唱起卡拉OK来，声情并茂，台风也婀娜高雅。但她更钟情于写作，多部小说获得全国性大奖。《猩猩



语录》构思很奇特，写得也很另类，说是一只猩猩进入人类社会生活，猩猩质朴率真的天性与居民矫揉造作的文明，必然产生摩擦和碰撞，引发出一系列看似荒诞却寓意深刻的闹剧……

“绿宝石少年长篇小说”中的《骆驼王子》、《白浪鸽》、《黑蟒桥》、《猩猩语录》仅仅是一个开端而已，抛砖引玉。相信会有更优秀的作家和更精彩的作品加盟到这套书里来，使得“绿色文学”更加繁荣兴旺。



目 录

第一章	峡谷的诱惑	1
第二章	魔鬼出没的森林	36
第三章	灿烂的金熊	53
第四章	莽林虎影	70
第五章	神秘的木屋	94



第一章 峡谷的诱惑

离开山寨几天后，大岗、二楞子和小李弦终于走进了峡谷。

一走进峡谷，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

在这里，天地顿时变了个样子，高远辽阔的蓝天，突然被两座高山剪裁成了一条宽窄不一的带子。

阳光从高高耸起的峰顶上披挂下来，被满山的林木和岩石梳理得光滑而又柔顺，望去酷似一蓬起起伏伏的金色长发。

因为人迹罕至，小路渐渐缩小，最后竟像一条细蛇没入了一片密林之中。

在这里，小鸟表现得自由自在，一片鸣叫连着一片婉转的啁啾，浪起潮涌。

在这里，草木茂盛，山花绚烂，一派姿意张狂。风起时，迷迷漫漫的林涛和各种音响把整个峡谷挤得满满当当。

面对这蓬勃和蛮荒，别说从城里来的小李弦感到莫名地惊叹，就是从小与大山为伍，在林子里窜来窜去的大岗和二楞子也有说不尽的惊奇。

小李弦边跑边吼着。她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住自己汹涌而来的激情。

“喂……山神，我们来了！”

她的眼光时而像蝴蝶一样飞到一道盘根错节的长藤



上停一停，时而又飞到一顶宽大如伞的海芋叶上落一落，时而又转悠到一棵数围粗的巨树上。

大岗和二楞子扛着枪，挎着刀并排站在一根风倒木上，抬头仰望着峡谷的天空。

东山顶上有一只苍鹰缓缓地朝西边的山上飞去，不一会儿就落到了山顶的一棵古树上。

大岗感慨地说：“要是东山顶上有一只被猎狗追逐的岩羊，它只要猛地一跳，就会稳稳当当地落到西山顶上。”

二楞子说：“要是西山顶上朝东边倒下一棵树，树干就变成了太阳和月亮过街的桥了。”

“要真是这样，太阳和月亮从东到西就毫不费力了，峡谷的日子不就加快了吗？”

他们的想像还真浪漫！

踏入峡谷，气温明显升高了，仿佛有一堆大火燃烧着，就连山风也是暖暖的。

大岗和二楞子一如既往地充当着向导和解说员，一路上指指点点，让那些树名、草名、花名、鸟名、兽名，飞快地栖息到小李弦的笔记本上。

不一会儿，小李弦的本子上就满是紫椿、大叶榕、细叶榕、西南桦、红毛木、梅嘎、青树、榆木、桦木，以及吊兰、金银花、密蕊儿、孔雀、野鸡、竹鸡、白鹏、鹧鸪、鹌鹑、八哥、鹦鹉、野鸽子等等名头。

大岗笑笑说：“小李弦，以后回到城里，只要把你的本子一打开，一群鸟儿就会从里面飞出来，落在校园里的大树上。”

“看你，都把我说成神仙了。”

“你不是神仙，但也可以把这些树木花草的魂儿收





走。”二楞子说得更是玄乎。

再往前，他们就进入了攀枝花树林地带。

大岗他们的心，突然被一种强烈的惊愕占据了。

眼下还是冬末，在东北林子里还堆着白皑皑的积雪，就是小李弦居住的省城里，郊外的草坡上也还看得到隐隐约约的清霜。

可是，这里的春天却提前来到了。

小李弦从来没见过这种美丽的参天花树。她的浑身上下都被烧热了。

一树一树的攀枝花像那触天的火炬，在充满激情的阳光下燃起了腾腾的焰火。

风一吹，这灿烂无比的花朵就舞起了一条鲜鲜活活的长龙，一直朝峡谷的深处延伸。

不时，一片片花瓣从空中飘落下来，酷似那绯红的云霞悠悠降落在地上。

低下头看，这些花瓣又像无数红玛瑙铺在那里，闪闪烁烁，真不忍心在上面行走。

小李弦弯下腰，把这些花瓣拾起来，不一会儿便装满了小背篓。风一吹，总有新的掉下来。

大岗说，等花瓣落尽的时候，一个个拳头大的小球就会沉甸甸地出现在枝头上，这些球里都孕育着一只只毛茸茸的“小白狗”呢！要是无人采摘，它们就迎着太阳绽开，一只只“小白狗”就从里面跳出来，抖抖身子变成一朵朵舒展的云絮，在峡谷里和鸟儿一起飞翔。到那时，峡谷又成了白云的家乡了。

仿佛在听一个神话。

小李弦站在树下，脸儿被这簇簇怒放的花朵映得红扑扑的，加上她的红裙子，真是浑然一体了。



她蓦然想起了老师讲过的木棉。

“大岗哥，这攀枝花是不是就是书上写的木棉树，听说有的地方还叫英雄树？”

大岗摇摇头：“木棉？也许是吧，我们山里的人就用它来做枕头呢，做的梦都是飘飘然的。”

“不用说，它就是英雄树，看这树干长得多帅气，凭着这身正气就该称树中的英雄。”

“对，这花儿又红又大，可没那种女气十足的滥香。”

小李弦想，要是过些天把这些花絮摘去给外婆、奶奶做个枕头，她们也一定会做些五彩缤纷的好梦。

“大岗哥，待这些攀枝花吐絮的时候，你能陪我到这里来吗？”

“怎么不能呢！你要到这里干什么？”

“拾些花给外婆、奶奶带去，让她们也梦一梦这美丽的峡谷。”

这些攀枝花引起小李弦一阵心旌摇荡之后，她对大岗和二楞子说：“生活在城里的孩子，有时也真可怜，见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在城里除了高楼，还是高楼，除了汽车还是汽车！看不到峡谷，见不到森林，闻不到花草树木的清新的气息。在这里，空气像泉水一样淌进人的心里，抚摸一棵大树能感到它的脉搏在活活泼泼地跳动；在城里，我们摸到的是僵冷的水泥电杆和板着面孔的护栏，要是能把这里的一切都搬到城里该多好！让城里的孩子也长长见识。”

大岗说：“哈哈，说你是收魂儿的神仙，你又摇头，你不是神仙，能把峡谷搬到城里？”

二楞子说：“你就多照些相片回去，让他们看个够，不就是了。”



“城里的孩子不能到峡谷里来，你就替他们多长几双眼睛，把这里的山山水水都收去，回到城里再放出来，让他们的眼睛里也多些色彩。”

“我想，要是可能，咱山里的孩子就进城里去读几年书，让咱们多看看汽车、飞机，多看几场电影，咱们山里的孩子真馋电影啊。”

“馋电影，电影能吃吗？”小李弦笑了起来，“真要馋，以后你们进城里，我就带着你们去电影院里吃几场电影，让你们吃个饱，吃个够。”

“只怕吃不饱，吃不够。咱们到现在才看过三场电影，有一场还是外国的，不打仗，净是些男女哭哭笑笑的事，没劲。”

“你们只想着进城，那城里的孩子呢？”小李弦大有一种代表城里的孩子的派头。

“别急，城里的孩子就让他们像你一样到山里呆上几年，也让他们看看攀枝花，看看林子里的野鸡、孔雀，他们认识的东西不也就多了吗？”

“嗨，二楞子，你想的这些事我也想过。我还跟阿爹说过。他说，想法很好，可是实现不了，只能靠你们长大了努力才行。我对他说，小李弦不就到山里来了吗？他说小李弦是来了，可城里才一个小李弦，像小李弦阿爸的人也不多啊，如果多一些有小李弦阿爸想法的人，山里山外的家长把孩子相互交换上几年，哪怕是一年半载也好，让城里的孩子了解一些山里的艰苦，少些娇气，让山里的孩子懂得什么是现代化，认识到自己该学的东西比森林里的枝枝叶叶还多，山里的孩子就会变得聪明起来。”

“是啊，山里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相隔实在太远了，



什么时候才能走得近一些呢？”小李弦的话，引发了大岗他们的一阵议论。

小李弦的阿爸和大岗的阿爹是战友，他俩一起在大岗当了几年的兵。当时大岗的阿爹是班长，退伍后，小李弦的阿爸留在了省城。后来他俩先后结婚生子。小李弦上学的时候，她的阿爸被报上的一条消息触动了。报上说的是，一个独生女的大学生，到校后竟不会洗衣服、挂蚊帐，就连自己的被子也不会叠，最后只好要求退学，回到了父母身边。

小李弦的阿爸下乡当过农民，体验过农村生活的艰辛。他把小李弦送到山里来，在山里读几年书，想让她多些山里的知识，再把她接回城里，以利于她的成长。

于是，他给大岗的阿爹通了信，征得老战友的同意后，就毫不犹豫地把小李弦送来了。

小路在远方探出了头。

深邃幽长的峡谷令他们生出无限的神往，又使他们涌出了一些恐惧。

毕竟，他们离山寨已经十分遥远了。

大岗的阿爹告诉过他，当他们进入攀枝花树林以后别说放枪，就是放炮，声音也不能传到寨子里了。

剩下的就只有靠自己。

大岗嘴里没说，心里十分明白，阿爹在他们的身后不远不近地跟了几夭，直到今天他才往回走，而且头也不回地走了。

因为在这之前，他一直嗅到了阿爹身上散发出的那种带着浓烈的树木和野椒味的气息。阿爹长年累月在林子里钻，他一辈子爱吃烈性十足的野辣椒，喝浓酽的细山茶，所以他身上就混合了这种令人回味无穷的气息。



虽然这种气息是被山风送来的，它时有时无地进入他的鼻孔，但他能感觉到。从小他就是在这种气息的笼罩中长大的，他品尝过他的温暖和亲切。有一次，他迷失在林子里，他就嗅着这种气息找到正在林子里为寻找他而来的阿爹。

现在，他们彻底孤立无援了。

阿爹把他们交给了峡谷。大岗耳边也仿佛响起了阿爹、阿妈的嘱托。

“从现在起，我们已经深入峡谷了，往后的路很长，也很艰险，这林里藏着些什么，谁也不会料到，想来你们都没忘记我爹的交待吧。”大岗拍拍手中的猎枪说。

“当然不会忘记。”二楞子抽出刀舞了几下，用刀尖挑起地上的花瓣，又得心应手地舞了几下。

“没忘记就好，咱们就依阿爹的交待，从现在起，让猎狗黑闪在前面探路，我跟在它后面，小李弦在中间，二楞子你就在最后收尾，不论碰上什么事都得听我的。”大岗摆出一副指挥员的架式，挺认真地说。

“大岗哥，看你那严肃样儿，还真像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官呢。”小李弦嘻嘻一笑。

“别笑，要不听我的就把你送回山寨去。”

“是！指挥官同志。”小李弦模仿那些当兵的向大岗敬了一个礼。

“放心吧，听你的，你上树我们跟你上树，你过河咱们跟你过河。”二楞子也跟着表了态，这种时刻，大岗更需要有人鼓劲和支持。

“小李弦，把你那背篓里的花瓣拣出来吧，别干些背石头上山的傻事了。”

“这些花瓣没多少重量，背着无妨。”



“家门前试担子当然轻松了，就把力气省着点儿吧，这也要拾起来那也要拾起来，这峡谷里漂亮的东西你无论如何是背不了的，再说峡谷到处都是花，怎么还背着往里走呢？”

小李弦极不情愿地把背篓里的花掏出来，慢慢地洒在地上。

黑闪往前走几步，支愣起耳朵听听，低头在叶上嗅嗅又往前走几步，它领悟到了自己的任务。

阳光透过一片西南桦林，刚刚缀上的新叶发出绿油油的光亮。

这时他们没有说话，林子里只有沙沙的声音，正是中午，四周很静，连风儿也在树上睡觉。

黑闪显得更加灵敏，它在用心地捕捉着每一缕声音和气味。

一只野公鸡叽叽喳喳地大叫着，突然从一蓬紫藤下飞起来。

黑闪奋力一跃，没能捕住。

野公鸡拖着红红的长尾巴，蹿到了不远的一棵野樱花树上。

黑闪没有去追，它知道那不是主人给它的任务，刚才的一跃也只是嬉戏而已。

再次惊起一只红脚白鹇鸟时，黑闪只是扭头看看大岗就把白鹇放过了。

大岗突然想到了他的那只野鸽子，此时峡谷里万籁俱寂，吹起鸽哨，可以让它听到召唤。

一条嫩草般纤细的小蛇被他们惊起，小心翼翼地从小绿叶间探出晶亮的脑袋，又机智地缩了回去。

大岗从衣袋里掏出那只制作精巧的小金竹鸽哨吹了